



文白对照《清凉山志》

明 镇 澄 撰
今 苏 知 译注



三昧姑传：唐三昧姑，未祥所从，大历间，居华严岭。一坐静室，七日乃起，故有三昧称焉。能驱使鬼神，呼遣禽兽，穿林开道，以通四达。力洞无畏，其行如风。入云代行乞，朝去暮归。大开社火，广济饥寒。游礼之人，由是浸广。唯一粥釜，自把杓柄，人无多寡，悉令饱足而去。一日禅寂，不及把杓，粥食将尽，弟子白之：“粥尽奈何？”姑往搅之，曰：“孰道尽耶？”粥复盈釜。常告游礼者曰：“诸人诸人，三界沉沦，可来此地，作菩提因。”厥后代牧，以为妖异，访之。姑预诫徒众，立化于石上，神火自焚，了无遗物。州牧

叹息而归。时贞元三年二月也。

[译文]

唐朝三昧姑，不清楚从什么地方来，大历年间，住在华严岭。一坐到静室里入定，七天才起来，所以有三昧姑的称呼。三昧姑能驱使鬼神，呼喝禽兽，为她穿林开道，来到达四面八方。力大无畏，其行如风。到云中代州间行乞，早上出去晚上回来。大开斋会，广济饥寒。游礼之人，因为这吸引来很多。寺院里只有一口粥锅，自己把持杓柄，人无多少，都能让他们吃饱喝足。一天进入禅寂，来不及把杓，粥锅里的粥就要吃完，弟子向她汇报：



“粥快吃完了怎么办？”三昧姑到锅前一搅，说：“谁说快没有了？”粥又满满一锅。经常对游礼的人们说：“诸人诸人，三界沉沦，可来此地，作菩提因。”后来的代州州官，认为三昧姑是妖人，前来察访她。三昧姑预先告诫过徒弟们，站着在石头上去世，去世后神火自焚，没留下任何遗物。代州州牧叹息着走了。时间是唐德宗贞元三年二月。

道海设浴圣现传：宋至道间，真容院僧道海者，结百僧会。夏三月，讽《华严》。方为众僧设浴，群药煮汤，好香熏室，巾单鲜洁，茶果清奇。先请座首耆年数人入浴。众方解衣，忽闻挥洗声。首座入视之，见多童子，色若金玉。座既怪且疑，问曰：“尔何来耶？”童子相顾而笑。座出，谓浴主曰：“众僧未浴，何处儿郎先入耶？”浴主大惊，急入视之，但见光明满室，异香凝结，更无人焉。乃知圣现，相与著衣礼诵，而后次第入浴，浴者皆得身心清明，妙乐无喻，七日乃已。

[译文]

宋太宗至道年间，五台山真容院僧人道海，结集百僧会。夏天三个月，诵《华严经》。首次为众僧安排洗澡，各种药材烧好洗澡水，好香熏了浴室，澡巾床单新鲜洁净，茶果清香奇特。先请讲座首席和老年数人进澡堂。众僧正解衣间，忽然听到挥洗的声音。首座进去看时，见有许多童子，肤色像金子玉石。首座既怪且疑，问道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童子相顾而笑。首座出来，对浴室主人说：“众僧人还没有洗浴，什么地方的儿童倒先进去了？”浴室主人大惊，急忙进去看，只见光明满室，异香凝结，却没有一个人。乃知是菩萨示现，共同穿衣礼拜诵念，然后依次入浴，洗过的人都感觉身心清明，妙乐无喻，七天后才恢复常态。

衣蒲童子传：宋绍兴(1)间，太尉吕惠卿，学道内外，尝著《华严法界观》。及出新意，解《庄子》。因视戎，乘兴游五台山。至中

台，忽云雾四合，暴风雷雨，声震林壑，从者皆悚潜伏。须臾有物，状若苍虬，半出云雾间，太尉骇甚。移时稍霁，外望见一童子，体黑而被发，以蒲自足缠至肩，袒右膊，手持梵夹，问太尉曰：“官人何见？而震骇如此？”惠卿曰：“夙有障缘，遇兹恶境。”童子曰：“今皆灭矣，官人何求而来？”惠卿曰：“愿见大士文殊。”童子曰：“欲见菩萨何为？”曰：“尝览《华严》大教，旨深意广，欲望大士发起解心，庶几笺释，流行世间。使幽夜顿获光明，大心者即得开悟。”童子曰：“诸佛妙意，善顺事理，简易明白。先德注意可解，如十地一品，释文不过数纸。今时枝蔓，注近百卷，而圣意愈远，真所谓破碎大道也。”惠卿曰：“童子容貌如此，而敢呵讥前辈乎？”童子笑曰：“官人谬矣，此间一草一木，无非文殊境界，在汝日用，触事不迷，此真文殊耳，曷以凡情干思虑？”惠卿忽醒，即叩首。童子现大士形，跨金狮，隐隐没于云际。惠卿因模所见衣蒲童子之像，传于世。

注释：

(1)宋绍兴间：此处原文有误。吕惠卿是北宋时人，绍兴是南宋高宗年号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上载，吕惠卿在神宗元丰六年(1083)十二月至哲宗元祐元年(1086)二月间知太原。另，宋哲宗年号有绍圣(1094—1097)绍兴或为绍圣之误。

[译文]

宋哲宗绍圣年间，太尉吕惠卿，佛道与外道兼学，曾经著《华严法界观》，发现新意，拿来解《庄子》。因为视察边防，乘兴游五台山。到中台时，忽然云雾四合，暴风雷雨，声震林壑，随从们都惊惧潜伏。一瞬间有个动物，形状好象苍龙，一半露出云雾，吕惠卿害怕极了。过了一会儿稍微天晴，向外望见一个童子，身体发黑披着头发，用蒲草从脚缠到肩上，袒露右臂，手里拿着梵文经书，问吕惠卿说：“官人看见什么了？害怕成这个样



子？”吕惠卿说：“大概前世有障缘，遇到这种险恶环境。”童子说：“现在都消失了，官人来这里想求得什么呢？”惠卿说：“希望见到大士文殊。”童子说：“想见菩萨做什么呢？”吕惠卿说：“曾经看《华严经》大教，认为旨深意广，想让大士发起解心，有时间加以笺释，让它流行世间。使暗夜顿获光明，大心者能得开悟。”童子说：“诸佛玄妙旨意，总是顺着事理，简易明白。过去大德们的注释大意可解，比如十地一品，释文不过数纸。现在越来越枝蔓横生，注解近百卷，而离圣意更远，真可说是将佛道都破碎了。”吕惠卿说：“童子生着这样的容貌，还敢呵责讥刺前辈吗？”童子笑着说：“官人说得太荒谬了，此间的一草一木，无不是文殊境界，在你每天运用，接触事物不会迷惑，这才是真正的文殊，怎么能以凡情干预思虑？”吕惠卿忽然醒悟，马上磕头。童子现出文殊大士形状，跨着金狮，隐隐约约消失在祥云里。吕惠卿于是模拟所见穿蒲衣童子的像，传于世。

杨准见神灯传：明万历丙午四月，神宫监太监杨准，奉使五顶进香，给散茶米。至龙泉关，却骑徒步，诵《消灾咒》一遍，即以头叩地，作礼一拜。如是一咒一拜，行至金灯寺，雨雪交作，途路泥泞，诵咒叩头，初无少怠。至南台，日暮，旋绕台顶数十匝，率同行僧俗数人，于顶塔前礼三十五佛。于时夜景寥寥，群峰黯黑，涧下一灯，飞来悬空，对面久之。准长跪叩首，默祷曰：“愿今上圣主御体康和，万安万寿。圣母御体康和，万安万寿。天下太平，生民乐业。果如我愿，灯必变多。”才举此念，所对一灯，分为十灯，俄尔之间，分十为百，有顷分百为千。众礼佛，念至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佛，忽见千山草树，万灯交照，成光明网。准叩首血流，悲喜无量。忽生惭愧，曰：“弟子残形阉宦，少年愚憨，造罪尤多，近虽斋戒，禅慧未闻，罪垢凡庸耳，曷能感斯嘉应也？此乃上赖圣母圣主，至诚不息，

广大无疆之德，乃有斯应也。况今明时盛化，三教九流，士官百姓，率多奉佛持斋，凡一毫之善，皆归圣主，盖其风化人本故也。是以菩萨所示，自一灯分为万灯，故知万灯咸归一灯也。若如此者，愿灯光还收为一。”须臾，渐收为百为十，乃至为一，化为大圆光。光中隐然，现金色童子跨青狮子，移时乃隐。

[译文]

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四月，神宫监太监杨准，奉使到五顶进香，供给发散的茶米。到龙泉关时，下了马徒步走，背诵《消灾咒》一遍，就以头叩地，作礼一拜。这样一咒一拜，走到金灯寺，雨雪交加，道路泥泞，诵咒叩头，没有一点耽误。到南台时太阳已经下山，随即绕台顶数十圈，率领同行僧俗数人，在台顶塔前礼诵三十五佛。当时夜景寥寥，群峰黯黑，溪涧下有一灯，飞来悬在空中，照了很长时间。准杨长跪叩首，默默祷告说：“希望当今皇上御体康和，万安万寿。圣母御体康和，万安万寿。天下太平，生民乐业。果然是像我希望的这样，神灯必然变多。”才有了这个念头，对面的一盏灯，立时分成十灯，眨眼之间，十盏又分为百盏，接着又分百为千。众人礼诵佛圣，念至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佛，忽见千座山上的草和树间，万灯交照，形成光明网络。杨准叩头血流，悲喜无量。忽生惭愧说：“弟子我是身子残废的阉宦，少年愚憨，造罪尤多，近来虽然斋戒，禅慧没有听闻，一个罪垢凡庸之人，怎么能感到这样的嘉应呢？这一定是上赖圣母圣主，至诚不息，广大无疆之德，才有这个感应。况且今天明朝的盛化，三教九流，士官百姓，很多奉佛持斋的，凡有一毫之善，都应该归功皇帝圣主，这是他的教化有根源的原故啊。所以菩萨所示现的，从一灯分为万灯，所以知道万灯都归一灯也。如果如此，希望灯光还收为一盏。”很快，渐渐收百为十，直至到一盏，这一盏化成大圆光。光中隐隐然现出



金色童子骑着青狮子,一个时辰后才隐去。

清凉山志卷五

第七 帝王崇建

粤稽法运之兴衰,定藉明良援手;欲得刹竿之起倒,全凭檀护归心。无忧王造八万四千窣塔,震旦光流;南北朝颁三百八十龙章,御书阁建。皇恩始沛于汉朝,旷典尤隆于清代。宝珠金钵,颁布至九重;御笔宸章,垂于五顶。陞祀颓而灵应开台,风雨剥而真容易瓦。爰以奖缁流之演教,即以锡黎庶之惠嘉。使人免盖缠(1),家臻仁寿。五戒持而乡党无犯罪之民,三多(2)祝而朝廷致无为之治。出世实通于人世,佛道有裨于王道也。志崇建。

昔如来以教法,并弟子,累诸国王大臣,以为外护(3),欲令法眼(4)常存,僧行有赖。是以法运盛衰,系于大力王臣作不作耳。且以五台观之,自汉明肇化以来,圣主明主,代为崇建。及至清朝,御翰宸章,焕乎有文,岂非灵山付托有在耶?今略录数条,且彰曼殊盛化,于清则略加详焉,以期鉴今而知古。由帝王崇奉,而知佛恩之及人也。深且远矣。其它备诸《弘明集·金汤篇》云。

按《大唐感通传》,道宣律师,尝问诸天:“佛法来此之始,及域内圣道场处?”天名玄畅者答曰:“周穆王时已有声教及此。清凉山者,曼殊所居,穆王于中造庙祀之。周代世主,已有崇奉者矣。”《列子·仲尼篇》云:“商太宰问仲尼曰:‘夫子圣者欤?’子曰:‘丘博学强识者也,圣则丘岂敢。’曰:‘三王圣者欤?’子曰:‘三王善任智勇,圣则丘弗知。’曰:‘五帝圣者欤?’子曰:‘五帝善任仁义,圣则丘弗知。’曰:‘三皇圣者欤?’子曰:‘三皇善任因时,圣则丘弗知。’太宰大骇曰:‘然则孰为圣人乎?’子曰:‘丘闻西方有圣人者,不治而不乱,不言而自信,不化而自行,荡荡

乎,民无能名焉。不知真圣欤?真不圣欤?’”
嵩斋林公注曰:“彼时已有佛教及此,故夫子推之。不然,孰能加于五帝三皇之上?”据此,玄畅之言信矣。(宋为商后,故称宋为商。)注释:

(1)盖缠:五盖与十缠。皆烦恼之数。《维摩经·佛国品》曰:“悉已清净,永离盖缠。”

(2)三多:1.多近善友、多闻法音、多修不净观。2.多供养佛、多事善友、多问法要。

(3)外护:乃僧侣以外之在家人,如族亲、檀越等,为佛教所从事之种种善行,如供给僧尼衣食以助其安稳修行,或尽力援护佛法之弘通等。亦即从外部以权力、财富、知识或劳力等护持佛教,并扫除种种障碍以利传道。从事以上诸行者,亦称为外护,或外护者、外护善知识。

(4)法眼:菩萨之眼,能够清楚地见到一切法妙有的道理,为五眼之一。

[译文]

说到稽考法运的兴衰,定靠贤明良史的援助;想知道寺院的兴废,全凭施主外护的归心。无忧王造八万四千佛塔,震旦佛光流布;南北朝颁下三百八十道圣旨,御书阁能够建立。皇恩最初丰沛于汉朝,旷典尤其兴隆在清代。宝珠金钵,从朝廷颁布;御笔帝章,流传在五顶。台阶颓坏而灵应出现在台山,风雨剥蚀而真容院换瓦。为的是奖励僧人们传教,也就是赐给百姓的福惠。使人免除烦恼,家家达到仁寿。五戒持而乡党无犯罪之民,三多祝而朝廷致无为之治。出世实通于人世,佛道有益于王道。记崇建。

过去如来拿教法和弟子,烦劳各国的国王和大臣,做为外护,要让法眼常存,僧行有所依赖。所以法运的盛衰,关系到有大力的国王大臣作用不作用。就拿五台山来看,自从汉明帝开始崇佛以来,各朝的圣明君主,每一朝都要崇建寺院。到了清朝,皇帝的御书帝章,文采焕发,难道不是灵山的付托有



目标吗？现在简略地记录几条，来说明文殊菩萨的兴盛教化，对于清朝就比较详细，以期鉴今而知古。从帝王的崇奉，清楚佛恩的进入人心，深而且长久。这里没提到的都记载在《弘明集·金汤篇》。

按照《大唐感通传》说，道宣律师，曾经问众天人：“佛法最初传到这里是什么时候，国内道场在哪里呢？”天人名叫玄畅的回答说：“周穆王时已有佛教传到此地。清凉山是文殊菩萨所居，周穆王在山中造庙祭祀。西周时的天子，已经有崇奉佛教的。”《列子·仲尼篇》说：“商太宰问仲尼说：‘夫子是圣人吗？’孔子说：‘孔丘我是个博学强记的人，圣人却哪里够得上。’太宰问道：‘三王是圣人吗？’孔子说：‘三王善于任用有智慧且勇敢的人，是不是圣人我就知道了。’商太宰说：‘五帝是圣人吗？’孔子说：‘五帝善于任用有仁义的人，是不是圣人我就知道了。’太宰说：‘三皇是圣人吗？’孔子说：‘三皇善于任用与时俱进的人，是不是圣人我就知道了。’太宰大惊说：‘那么谁是圣人呢？’孔子说：‘孔丘听说西方有这样的圣人，不治理而人民不乱，不说话而人民信服，不教化而人民实行，空空荡荡，在人民中不留名声。不知是真圣人呢？还是真不圣？’”嵩斋林公注解：“那时候已经有佛教传到这里，所以孔夫子有这样的推断。不然的话，怎么能加在五帝三皇的上面？”根据这一点，上面天人玄畅的话就是可信的了。（春秋时宋国是商朝的后裔，所以称宋国为商。）

后汉明帝永平十年，摩腾、竺法兰二尊者西至。以慧眼观，清凉山乃文殊化宇，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。（阿育王，此云无忧，天竺铁轮王也。能驱使鬼神，将佛舍利，造八万四千塔藏之。散布阎浮，五台山有一焉。）奏帝建寺，额曰：“大孚灵鹫寺”。大孚，弘信也，帝王始信佛化，故以名焉。（出《感通录》）

[译文]

东汉明帝永平十年，摩腾、竺法兰二位尊者从西方来。拿慧眼观看，看到清凉山乃是文殊道场，其中有阿育王所建的佛舍利塔。（阿育王，汉语翻译为无忧，是天竺国的铁轮王。能驱使鬼神，带着佛舍利，建造了八万四千座塔收藏。散布在阎浮世界，五台山有其中一颗。）摩腾、竺法兰奏请汉明帝建造寺院，题额名：“大孚灵鹫寺”。大孚，是弘信的意思，帝王最初信奉佛教，所以叫大孚灵鹫寺。（出自《感通录》）

元魏孝文帝再建大孚灵鹫寺。环匝鹫峰，置十二院。（今显通寺，即善住院。菩萨顶，即真容院。余皆湮没矣。）岁时香火，遣官修敬。（《华严疏备》）

[译文]

南北朝北魏孝文帝重建大孚灵鹫寺。环绕灵鹫峰，建置十二院。[就是现在的显通寺（就是善住院）、菩萨顶（就是真容院）。其余的都已经不在了。]逢年过节的香火钱，派遣官员送来。（《华严疏备》）

高齐建寺二百余所，割八州税，以充香火之需。

[译文]

南北朝北齐建寺院二百多所，割取八州的税赋，拿来做寺院的香火钱。

隋文帝开皇元年，下诏，五顶各置寺一所，设文殊像，各度僧三人，令事焚修。（《古传》）

十三年十二月，遣使至清凉山设斋。上自书疏曰：“大隋皇帝佛弟子坚，敬白文殊大士。周武乱常，侮灭圣迹，致愚者无以开迷，智者无以入圣。朕往植善因，寄兹昌祚，起废兴残，福资黎首。释彼往愆，惟圣斯假。”（《观皇记》）

[译文]

隋文帝开皇元年，下诏，五个台顶各建寺院一所，设文殊像，每寺剃度僧人三名，让他们修行。（《古传》）



开皇十三年十二月，遣使到清凉山设斋。隋文帝亲自写信说：“大隋皇帝佛弟子杨坚，敬告文殊大士。周武帝破坏伦常，侮灭圣迹，使愚者不能打开迷惑，智者不能进入圣境。朕过去就种下善根，借助帝位的力量，起废兴残，造福百姓。赎回周武帝的罪过，希望菩萨宽恕。”（《观皇记》）

唐太宗贞观二年，下诏，五台山等名山大刹圣道场处，修斋七日。其略曰：“朕惟神道设教，慈悲为先，玄化潜通，亭育资始。朕躬膺大宝，抚爱黎元，矜愍之心，触类而长。是用旁求冥祝，幽赞明灵，所冀九功惟叙，五福斯应。宜为普天亿兆，仰祈加佑。”（《辩正录》）

九年十一月，诏曰：“朕惟三乘⁽¹⁾结辙，济度为先，八正⁽²⁾归依，慈悲为主。流智慧之海，膏泽群生；剪烦恼之林，津梁品物。任真体道，理叶至仁。妙果胜因，事符积善。朕钦若金轮，恭膺宝命。至德之训，无远不思。大圣之规，靡幽不察。欲使人免盖缠，家臻仁寿。比缘丧乱，僧徒减少。华台宝殿，窥户无人。紺发青莲，栴风沐雨。眷言凋毁，良用抚然。凡天下名山佛刹，应度僧众，数以三千为限，代朕清修。而一台山者，文殊秘宅，万圣幽栖，境系太原，实我祖宗植德之所，尤当建寺度僧，切宜祇畏。”是年台山建寺十所，度僧百数。（《释鉴》）

注释：

(1)三乘：1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。2、大乘、中乘、小乘。

(2)八正：又名八圣道，正见、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

[译文]

唐太宗贞观二年，下诏，五台山等名山大刹的菩萨道场，修斋七日。诏书大略说：“朕认为神道设教，慈悲为先，佛化潜通人心，教化得以实施。朕身负国家重任，抚爱百姓，怜悯之心，触类而长。是以旁求幽冥赐

予，幽赞神灵，所希望的是九功能成，五福来应。所以为普天下亿兆人民，仰首祈祷给以保佑。”（《辩正录》）

贞观九年十一月，下诏说：“朕认为三乘同行，济度为先，八正归依，慈悲为主。流注智慧之海，润泽众生；剪除烦恼之林，济度群品。信真如体圣道，理协至仁。玄妙果殊胜因，事符积善。朕钦敬金轮，恭受宝命。至德之训，无远不思。大圣之规，无幽不察。要使人免烦恼，家家达到仁寿。只因遭遇丧乱，僧徒减少。致使华台宝殿，窥户无人。紺发青莲，栴风沐雨。眷言凋毁，良用抚然。凡天下名山佛刹，应度僧众，数以三千为限，代朕清修。而五台山，是文殊的秘宅，万圣幽栖，境属太原，是我祖宗种下德行的地方，尤其要建寺度僧，切实做到敬服。”这一年五台山新建寺院十所，剃度僧人一百多名。（《释鉴》）

高宗显庆元年五月，敕有司：“天下僧尼，有犯国法者，以僧律治之，不得与民同科。”是年十月，敕有司：“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，不得税敛。”（《古史》）

[译文]

唐高宗显庆元年五月，下旨给有关部门：“天下僧尼，如有犯国法的，以僧人戒律处治，不能与普通百姓同样量刑。”这年十月，下旨有司：“五台山等圣道场地僧寺，不得征收税赋。”（《古史》）

则天武后长安二年，后神游五顶。是岁敕并州刺史重建清凉寺。三年，敕感法师，率百余僧，诣山斋会，缁素千人，咸见五云佛手，天仙白鹿，现于空冥杳霭之间。州牧闻奏，天后大悦，封感公昌平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，住清凉寺。三年，敕琢玉文殊像，遣大夫魏元忠，送诣清凉寺。上自疏云：“朕曩承佛记，今所致化宝，敢不恢弘至道，光阐大猷。但以万机所系，未能亲诣圣境，恭叩慈容，仰白文殊大师昭格。”（《古传》）



注释:

(1)佛记:佛之悬记。又指佛之记别。佛预言当来之事,称为悬记。佛就弟子身上,分别未来之果报,称为记别。

[译文]

唐朝武则天长安二年,武则天梦游五顶。这一年下旨给并州刺史让他重建清凉寺。长安三年,下旨给感法师,率领一百多僧人,到五台山设斋会,僧俗千人,都看见五色祥云中的佛手,天仙白鹿,出现在天空。州牧听到后上了奏章,武则天非常喜悦,封感法师为昌平开国公,食邑一千户,住持清凉寺。长安三年,下旨雕琢玉石文殊像,派遣大夫魏元忠,送到清凉寺。武则天亲自写信说:“朕过去亲承佛的悬记,如今敬送宝像,哪敢不恢弘至道,光大阐扬佛教真理。只是因为国事缠身,不能亲到圣境,恭叩慈容,敬告文殊大师明鉴。”(《古传》)

肃宗乾元元年,敕有司:“五岳并五台,各建寺一区。选高行沙门主之。”(《释史》)

[译文]

唐肃宗乾元元年,下旨有司:“东南西北中五岳与五台山,各建寺院一所。选有高尚德行的僧人住持。”(《释史》)

代宗广德元年十一月,土蕃陷京师,帝在华阴。文殊现形,以狄语授帝。及郭子仪克复京师,驾还长安,诏修五台文殊殿。铸铜为瓦,造文殊像,高一丈六尺,镀金为饰。(《释鉴》)

[译文]

唐代宗广德元年十一月,土蕃军队攻陷京师长安,代宗皇帝在华阴县。文殊现形,教会代宗说狄人的语言。等到郭子仪收复京师,驾还长安,下诏修五台山文殊殿,铸铜为瓦。造文殊像,高一丈六尺,镀金为饰。(《释鉴》)

德宗贞元十二年,上敕河东节度使李诩,进香于五台文殊殿。上书延大华严寺观

法师,入长安。(《观国师传》)

是岁,西域南天竺乌荼国王,遣使进《华严》后分(1)梵本入朝,兼赍奇香御节,往礼五顶。其辞略云:“南天竺乌荼国,深信最胜善逝(2)法者,修行最胜大乘行者,吉祥自在狮子王,稽首和南(3)于大支那国五顶山中,曼殊室利摩诃菩提萨埵足下,伏愿我此流通圣教,开化支那,功德因缘,惟圣证知。于当来世,得如善财,始见大圣,开法眼界,入普贤乘。”(《观国师·外集》)

《华严钞》云:“大唐,始太宗,至德宗,凡九帝,莫不倾仰灵山,留神圣境。御札天衣,每光五顶。中使香药,不断岁时。至于百辟归崇,殊邦赍贡,不可悉记矣。”

注释:

(1)华严后分:相对于前分华严而言。天台家所谈,谓佛成道三七日后,所说之华严法门。《法华玄义》十:“华严时节长,昔小机未入,如聋如哑,今闻般若,即能得入。”又谓“若华严正隔小明大,于彼初分永无声闻,后分则有。”是也。

(2)善逝:如来十号之一,善是好,逝是去,佛修正道,入涅槃,向好的去处而去,故号善逝。

(3)和南:敬礼之义,原意为“度我”。

[译文]

唐德宗贞元十二年,德宗下旨给河东节度使李诩,在五台文殊殿进香。德宗写信请大华严寺澄观法师进长安。(《观国师传》)

这一年,西域南印度的乌荼国王,遣使进献《华严经》后分的梵本入朝,并赍送奇香御节,到五个台顶朝拜。其辞大略说:“南天竺深信最胜善逝法的,修行最胜大乘行的,乌荼国吉祥自在狮子王,稽首敬礼在大支那国五顶山中文殊菩萨足下,伏地希望我这次流通圣教,开化支那的功德因缘,得到菩萨的证实。以便在未来世,能够像善财一样,开始见大圣的时候,开法眼界,入普贤乘。”



(《观国师·外集》)

《华严钞》说:“唐朝从太宗开始至德宗,共九帝,无不倾仰灵山,留神圣境。御书天衣,每每为五顶增光。中使所送的香药,常年不断。至于各个偏僻国家归依崇敬,外国来朝贡的,更是不能一一都记下来。”

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,诏天下童子愿出家者,得度牒。是年有诏:“五台深林大谷,禅侣幽栖,尽蠲税赋。”

二年,上幸成都,敕以金泥书经一藏,毕,敕中使送五台菩萨院供养。每岁度僧五十人。令事清修。(《宋传》)

五年四月,遣使蔡廷玉等,诣台山建寺,敕河东路有司运给。七年八月寺成,赐额“太平兴国”(《宋传》)

[译文]

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,下诏让天下童子愿意出家的,发给度牒。这年又有诏书说:“五台山深林大谷,禅侣幽栖,免除全部税赋。”

太平兴国二年,太宗到成都,下旨用金泥书写佛经一藏,修完后,下旨让中使送五台菩萨院供养。每年允许剃度僧人五十名。让他们从事清修。(《宋传》)

太平兴国五年四月,派遣使者蔡廷玉等人,到五台山建寺,下旨让河东路有关部门运输供给。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寺院建成,赐名“太平兴国”(《宋传》)

真宗景德四年,敕五台真容院,建重阁,设文殊像。绮焕殊丽,映耀林谷,赐额“奉真阁”。(宋《清凉传》)

自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,眷想灵峰,流光五顶,天书玉札,凡三百八十轴。恢隆佛化,照耀林藪。清凉之兴,于时为盛。(宋《清凉传》)

[译文]

宋真宗景德四年,下旨五台山真容院,建多重楼阁,设置文殊圣像。绮焕殊丽,映耀

林谷,赐额“奉真阁”。(宋《清凉传》)

从宋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,眷想五台灵峰,流光五个台顶,天书玉札,共三百八十轴。恢隆佛化,照耀林藪。清凉山的兴盛,在当时是最好时期。(宋《清凉传》)

元世祖至元元年,诏曰:“朕眷仰灵峰,大圣所宅,清修之士,冥赞化机,官民人等,不得侵暴。”次年造经一藏,敕送台山善住院,令僧披阅,为福邦民。十二佛刹,皆为葺新。(《古传》)

[译文]

元世祖至元元年,下诏说:“朕眷念仰慕灵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,清修之士,冥赞化机,官民人等,不得侵暴。”第二年造佛经一藏,下旨送到五台山善住院,让僧人阅读,为国民造福。十二所佛寺,都进行了重新修建。(《古传》)

成宗元贞二年,帝幸台山,睹圣现,有感,敕建万圣祐国寺。

[译文]

元成宗元贞二年,成宗到五台山,见到菩萨显现,受到感动,下旨建万圣祐国寺。

英宗至治二年,帝幸台山,见文殊化身,晃若临镜。至王子寺,有感,敕重修葺。是年复建普门寺。

按妙济等传止此。然据五峰之间,残碑古鼎,多是敕造,则知历代人主,皆有重建,而诸史不录,故后世无闻焉。

[译文]

元英宗至治二年,英宗到五台山,看见文殊菩萨化现,闪耀着象照镜子一样清楚。到王子烧身寺,受感动,下旨重加修葺。就在这年又建普门寺。

按妙济(延一)等的清凉传所载只有这些。然而根据五峰之间的残碑古鼎上的记载,寺院大多是皇帝们下旨修造,就知道历代的皇帝,都有重建,而各种史书没有记录,所以后世之人不清楚。